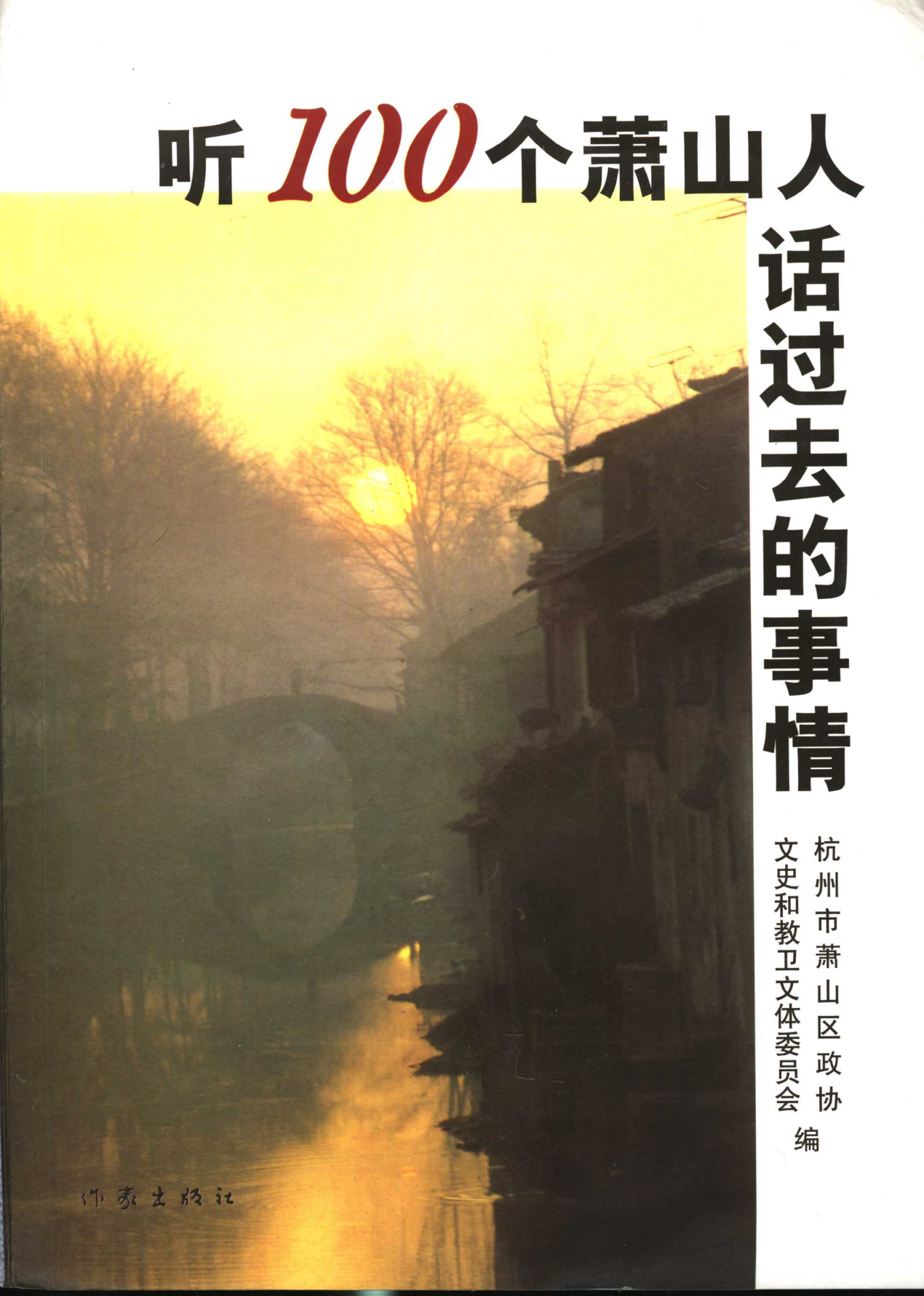




听 *100* 个萧山人 话过去的事情

杭州市萧山区政协
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
编

作家出版社

听 100 个萧山人 话过去的事情

杭州市萧山区政协 编
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 100 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杭州市萧山区政协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63 - 3985 - 8

I. 听… II. 杭…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066 号

听 100 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

编者: 杭州市萧山区政协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

责任编辑: 广 心

装帧设计: 杨敏生

图片摄影: 董光中 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杭州市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604 千

印张: 38.5

插页: 3

印数: 001 - 2500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85 - 8

定价: 5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

沈奔新

过去的事情对今天而言,都是历史。

星移斗转,岁月不居,历史每时每刻在不断地厚积。丰年稔岁,太平盛世,历史容易被遗忘,受色彩斑斓的现代生活的陶醉,历史更会被抛却。

《听 100 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时限断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时间跨度近 60 年。在历史长河中,这段时间虽显短暂,但这段历史却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尤其是共和国刚从废墟上诞生的五十年代初和六七十年代,我们在治国安邦、经济建设上既取得重大成就,又由于缺少经验和主观犯错的原因,走过不少弯路,经历了重大曲折和挫折。五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本史料的重要内容。

《听 100 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涉及的内容,大致有两类。一是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和历次运动中所发生的事件,萧山解放、镇反剿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互助组合作化、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各个时期都有篇幅。二是萧山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单个事件。建国后开展的多次运动,有的不仅在当时是必要的,就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正确的;有的动机是好的,起始时是对的,但在发展过程中犯错;有的不要说从今天的视角审视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从当时人们的认知和感受程度来看也是荒唐、错误的。这本史料让人撰写文章对这些事情进行回忆,决非去勾起一些同志曾经的伤痛,也不是怀旧那些本该诅咒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正视。人民政协整理、出版史料,坚持以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事件为传统,从而使史料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听 100 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文章是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所写。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有

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萧山的萧山人,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来到萧山工作的萧山人,有的则是曾经在萧山工作过、做过萧山人。

经历建国初期各个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现在大多到了耄耋之年。有的文章作者在叙述完当年的事件后就告别了人世。由此,我们不仅明达了这批史料的价值,更感受到文史工作的紧迫性。

100个萧山人所讲的事情,在当年俯拾即是,许许多多读者也是经历其中。当我们以文字形式加以再现、让人咀嚼的时候,带来的是时代的回味。而对于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是好奇与陌生。我希望这些文章能让年轻人明白:老一辈人是这样过来的。当然,我们了解历史的目的,不光是为了知晓过去,重要的是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使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是政协机关一位老同志在担任调研员后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我们对他为文史工作做出的努力表示谢意。

序 二

王珠瑛

我是今年2月初到政协履任的。此前，我没有接触过文史研究，因而比较陌生。待我静下心来对政协工作作些研探、思考时，掂量出了文史研究的份量。

萧山政协在历届老主席的领导下，文史研究触角深长，思域宽阔，不时有专著问世，可谓成绩斐然。萧山政协的文史研究对萧山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样稿送到我的案头时，其正本已送出版社。我从文史研究人员那儿了解到，沈奔新主席、周红英副主席为这本史料成稿，倾注了许多心血。我作为萧山政协领导的继任者，对两位主席和文史研究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读过的有些史料比较概念、简扼。而这本史料，当事人的口述非常详尽、细腻，这对一些比较概念的史料起到了补充作用，使我们对历史能有更深更细的了解。盛善根老人口述的《最苦最甜是围垦》，内容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穷山僻壤的云石尖山下村，为粮食所迫，250多名男女社员奔赴百里之外的荒凉海涂，他从物资运输、挑泥围堤、抢险救急、吃饭睡觉，一直讲到方便之类的事情，非常的立体。围垦的史料着实不少，有的数字长长，有的气势磅礴，而盛善根老人口述的这篇史料却是我读到的关于围垦最有血有肉的一篇，使我对萧山围垦这一伟大事业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由于是当事人自述，它的真实性、可信性澄清了萧山一些重要史实的误传。曾在萧(山)、绍(兴)、诸(暨)一带称霸作恶的惯匪俞继鹏，解放初被政府捕获。几十年来，在很大范围内流传着“俞继鹏武功高超，解放军用铁丝穿透其锁骨、割断其脚筋”的说法。史料的口述人汤寅是诱捕俞继鹏的主要策划、领导人，他明白无

误地说是用铁链捆绑俞继鹏的,用铁丝穿透锁骨、割断脚筋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另外,如李岳校老人口述《我保存了爷爷的遗骨》,也澄清了“李成虎烈士墓穴里没有李成虎遗骨”的误传。

我们现在所说的“萧山精神”,似乎源自围垦造田。这本史料给了我新的感悟。从蒋毅老人《闹猛的茅潭汇水利工地》和申慈明先生的《兴建黄石龙水库》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根本没有地缘关系、受不了益的萧山农民,响应政府号召,赶几十里路,在水利工地上风宿露餐、挥汗奋战,却不计任何报酬;从陈素才女士的《支援宁夏建设》中,我们看到了千余名萧山热血青年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义无反顾地奔赴宁夏奉献青春;从汤志章老人的《追忆支援山东灾区》中,我们看到了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萧山人民自己吃树皮草根,却把数百万斤萝卜、青菜和番薯藤干送往灾区,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下达的救灾任务。这种乐于奉献、顾全大局、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萧山精神,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萧山人民中弘扬。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也犯过一些错误。洪叶根老人的《劳命伤财的大办钢铁》、童文毓老人的《放农业高产卫星》、洪介眉老人的《到北京种络麻高产试验田》等,对此均作了披露。他们的亲历告诉我们,光有主观愿望和一腔热情,而违反规律、漠视科学是办不成事情的。这些珍贵史料,对我们今天践行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警示、教育作用。

我从文章作者简介中看到,不少作者是八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是建国初期各项运动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我还注意到有4位作者年迈去世。可以这么说,像汤寅、高渭咏、申慈明等老人,如果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史实记录下来,对我们文史研究来说,会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憾和损失。

希望大家能像我一样喜欢这本史料。以上文字,权作序。

目 录

序一	沈奔新 / 001
序二	王珠瑛 / 003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张凤翔 / 001
萧山解放的前前后后	寿吾新 / 008
智擒匪首俞继鹏	汤寅 / 016
入虎穴降匪归正	刘邦俊 / 021
萧山有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乡	董士元 / 029
回忆纪念建党 30 周年的一次演出	陈荣杰 / 034
临浦店员工会的初期活动	李谢光 / 040
回眸农业合作化岁月	吴关泉 / 045
抗美援朝大动员	楼天育 / 051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	阚琰玢 / 057
姜片虫病肆虐吕才庄	汪美英 / 064
闹猛的茅潭汇水利工地	蒋毅 / 070
我所经历的“镇反”运动	余永发 / 075
赴朝作战保家卫国	姚顺灿 / 082
农民县长邱关兴	董光中 / 089
萧山县城损失最惨重的火灾	蒋仲骏 / 095
在萧山初级中学求学	彭汉民 / 099

临浦第一次物资交流大会	俞天钦/104
从教书匠到副县长的唐庭仁	卜曹元/109
越寨有恩	王纯一/115
兴建黄石龙水库	申慈明/122
送瘟神	邵焕卿/128
钱塘江边晒盐	殷阿潮/135
发生在萧山的铁路“通天案”	潘振铎/140
第一把“南阳伞”	高渭咏/145
邮差轶事	俞阿牛/150
万民参与除“四害”	励佰铨/155
国民党飞机在萧山上空被击落	张燧辛/161
机关干部下放当农民	金 德/166
追忆支援山东灾区	汤志章/172
临浦金刚砂厂的复兴	朱冠右/177
到北京种络麻高产试验地	洪介眉/183
沙地里人的草舍	丁关林/189
农村积肥	高元法/194
劳命伤财的大办钢铁	洪叶根/199
放农业高产卫星	童文毓/205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	孙慰耆/210
人民公社大食堂	朱柏山/216
扫盲故事	许信民/222
“三面红旗”下的萧山民歌	徐士龙/228
五十年代末的萧山城市建设	边永祥/234
曾被搬上舞台的女人——汪顺仙	丁文兴/241
向非工农子女不能入学挑战	来载璋/247
困难时期的商品粮压缩供应	楼渭士/252
五六十年代行车回忆	李吾水/257
从“一分田”走向人民大会堂	阮未青/263
毛主席视察萧山农村	牛树楨/269
支援宁夏建设	陈素才/276
计划经济年代的粮油供应	陈 明/282
土洋结合预报天气	王建青/288
风里雨里撑船郎	蔡燕堂/294

在农村放露天电影	鲍柏春/300
军委赠我一支“荣誉枪”	盛岳林/306
抢潮头鱼	潘张兴/312
6480 部队骑兵连	高丛福/318
农村俱乐部琐忆	王家安/324
赴藏平叛	郭维昌/330
跟李汝安学医	蒋梦麟/334
沙地农民打井解渴	王锡才/340
我的父亲陈商	陈建平/345
“和生”快口	杨清泉/354
一个番薯的故事	沈 讯/359
六十年助产士生活漫忆	许云香/363
家庭出身给我的悲喜人生	钱奕正/370
竹林寺女科的坎坷传世	陈拯民/376
回忆“四清”运动	沈水田/383
我保存了爷爷的遗骨	李岳校/389
票证供应的年代	金德华/394
难忘用萧山土话播音	郑文珍/399
参加省首届“积代会”	汪浩虎/404
“知青”生涯	吴桑梓/411
“九宫后天道”的覆灭	陈志荣/418
“工宣队”进驻新闻机构	顾龙川/423
“五七干校”生活杂忆	郑礼瑞/427
荒唐的“三忠于”	陈传荣/433
花样甚多的阶级教育	孙明明/441
充满激情的“围垦战歌”	王 坚/448
文革初期的“扫四旧”	高尔靖/455
夺煤大会战	顾仰勇/462
我们为农民讲故事	吴忠富/469
红卫兵大串联	邱忠明/475
工农兵上大学	张永华/483
结婚“三大件”压得我直不起腰	郑志法/489
最苦最甜是围垦	盛善根/495
我们差点进入鬼门关	金立木/503
篮球——山乡楼塔之魂	王长松/509

1976 年的悲情萧山	汤祖荫 / 515
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干的蠢事	傅观仁 / 522
吞噬 9 条人命的特大交通事故	邵兴良 / 528
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陈灿根 / 533
筹建萧山伞面绸厂的艰辛历程	单元政 / 539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叶国珍 / 548
东方文化园——我儿时的梦想	徐关兴 / 556
我家三口到中央电视台演出	任吾校 / 564
亲历从农业集体化到大包干的跋涉	楼关堂 / 571
八千年独木舟出土	朱 倩 / 578
胡锦涛同志到我家作客	李根荣 / 584
我去美国打官司	项维清 / 588
钱江潮难	章巨茂 / 595
摘取“残奥会”金牌	章旭飞 / 601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张凤翔

1942年，我在江西赣州读中学的时候，受党的影响，参加了一个叫“读书会”的进步组织，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人间》，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新生》、《死去的太阳》等进步书籍。后来，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了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组织“文澜社”，组织同学罢课、游行，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1948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发动和培养浙江籍学生，为浙江的解放输送新生力量。

但是，我们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秘密地开展了对我们的镇压行动。国民党当局向学校发去一张有30多名进步学生名字的“黑名单”，我亦名在其中。1948年7月，党组织得到消息：国民党上海特别刑庭根据“黑名单”



张凤翔，1922年出生，1948年1月入党，解放后历任萧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兼秘书，县生产办公室负责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科委党组书记等职。1985年离休。萧山县第五届政协委员。

发出拘捕令，要加害于我。我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迅速离开上海赶回杭州，找到杭州地下党分管萧山工作的领导人袁雪道同志。袁雪道同志对我说：“你不能再回学校了，党组织已决定调你回浙江去开展隐蔽工作。”

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斗争主要是要配合解放战争，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解放。从开展学运工作，转向隐蔽斗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的家在萧山城厢镇。回到萧山后没有几天，就碰上萧山伪县政府招考乡镇督导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已意识到其政权岌岌可危，为了进一步控制基层、监督群众，同时也为了镇压我进步力量，于是打算组建乡镇督导队，妄图作最后一搏。

经党组织同意，我改名张中才，涂改了证件，参加了选拔。由于我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在众多应试者中文化程度是最高的。结果，考试成绩出来，我是第一名。

就这样，我顺利地打入了国民党萧山伪县政府，进入了敌人的心脏。党组织交代我，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敌情，开展统战、策反工作，积极为解放萧山做准备。

刚进入“敌人的心脏”，当真是两眼一抹黑，哪些是可以统战的对象，哪些是顽固的敌人，我一时哪里分辨得清？好在乡镇督导队的工作实在是份很“适合”我的工作，使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掌握到了不少敌情。

督导队的主要工作是定期到全县各地进行巡回检查，听取汇报。伪县政府十分重视这支督导队，伪县长华国谟不仅亲自领导挂帅，还抽调了各部门党、团、特中的骨干分子，与我们一起参加巡检。在巡检过程中，各地伪区、乡长都要亲自向督导队汇报辖区有什么政治动态、各机构人员有什么思想变化、武装力量和武器的配备以及辖区内有什么可疑对象等等情况。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党急需了解的情况，我心中暗喜不已。这样我就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来全面掌握敌情了，一旦我们的力量受到敌人的怀疑，我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向党组织汇报了。

我还在督导队里碰到了一个人，名叫来颐，是我以前中学里的一个同学。见到老同学，当真是大喜过望。我借口刚回萧山，情况不熟，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跟他一起找对子打麻将，下馆子吃饭，买来烟一起抽，想尽办法和他

成为“铁哥们”。果然，很快就获得了他的信任。由于我出手大方，又是名牌大学学生，又有老同学引路，渐渐地，我在伪县政府中与许多伪职人员也交上了“朋友”，成功树起了“哥们”形象。

在与来颐越来越“哥们”后，我才了解到，他原来还是萧山中统特务组织的一名特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力发展特务组织。在党内的特务组织主要有“两路”，一是中统特务，二是军统特务。一些伪职人员，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普通职员，内里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特务。两路特务中，中统特务的势力是比较大的。

与来颐的交往中，我掌握了不少特务机关内部的机密情况，如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在萧山的分布网络，特务头子来凤歧、陈乐欢，情报组长沈恒灿，行动组长卜关兴的情况等，如来凤歧的公开身份是萧山修志馆馆长，实际上却是中统特务萧绍站站长。

由于我遍交朋友，各个敌特机关和国民党县政府部门也对我放松了警惕。伪县政府的人事科长叫宋孝达，显然也被我的交际弄懵了头。有一次，我去人事科串门，见他们在忙忙碌碌地整理档案。我就很热络地凑上前去说：“这么忙啊，我来帮你们吧，反正我闲着呢！”没想到宋孝达说：“哟，大学生啊，有你帮忙当然好了。”竟真的让我坐下来帮忙了。以后，大概见我写字工整，帮忙也认真，人事科还让我帮了一阵子的忙，主要帮他们整理抄写人事档案。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好差事”。档案上，所有伪职人员的政治面貌一目了然，使我获得了巨大收获。

伪县政府还有一个特务组织叫“汇报室”，一共就三四个人。因为我老去“玩”，大家混得很熟，他们对我毫无戒心。有一次我去串门，正好他们接到一个省里的电报。我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又有什么事啊？”接电报的那位老兄一点没避讳我，说：“湘湖师范有个异党分子，上头通知我们去抓！”

这可是个要紧事，我得赶紧向党组织汇报！当时是下午两三点钟，我不敢一下子轻举妄动，只好暂时按兵不动。过了一阵子，我借口有事，向别人借了辆自行车，飞也似地往杭州赶去。那时去杭州，最近的路线是在江边坐轮渡。轮渡在对江的南星桥靠岸后，我一路飞骑，在确认没有“尾巴”后，找到了我的上线领导，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在萧山伪县政府卧底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把西兴、闻堰搬运工人队伍中的进步力量和中小学校一些进步

师生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等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使组织及时采取对应措施。

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杭州地下党领导还要求我在摸清敌情的同时,加强对萧山伪职人员尤其是有影响的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对国民党各种武装力量进行策反。我把目标放在那些政治上无重大问题、对国民党政府有不满情绪的伪职人员身上。那时大家都很关心时局的进展,也喜欢跟我聊天,觉得我在大城市呆过,同学多,消息灵,自然知道更多的新消息。在聊天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讲到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时,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有时候又以转述老同学原话的口吻,巧妙地说起老解放区的情况和党的各项政策……以努力消除这部分伪职人员的疑虑,使他们能最终站在人民的一边。

我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有湘湖师范、农业推广所等,这些单位知识分子比较多,思想比较活跃,对时局的思考也比较深刻。在我有意识的引导下,我们常常一起分析时局,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展开讨论,大家的看法慢慢趋向了统一,大多觉得国民党气数已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国家带来新生。但毕竟这些单位里的人不是铁板一块,也有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的人。后来,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开始怀疑我可能是共产党,但都被我很巧妙地否认了。

我在伪政权机关混得很熟的基础上,就按党的指示想方设法去接触一些头面人物,如伪国大代表张汉仙、县参议会议长葛世犹、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徐介仙、河庄乡乡长施伯泉、开明绅士汪锡藩等。施伯泉是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认识我后,就十分积极地向我方靠拢,主动提供了不少国民党政府党政机关的核心秘密。据他说,他曾是浙南游击区的一名共产党员,后因故和党失去了联系,这才回到了故乡赭山。回乡后施伯泉不仅出任萧山合作金库主任,还成为河庄乡伪乡长、伪县参议会委员。在施伯泉的引荐下,我很快就拜见了其岳父——伪县参议会议长葛世犹。葛世犹作寿时,我还特意送上一块匾,以示祝贺敬仰之情。慢慢地,我成了葛家的常客。当时我了解到,伪县参议会的副参议长是中统特务组织在萧山的头目,我很担心葛世犹受他的影响。在拉家常过程中,我常常有意识地与葛世犹探讨时局发展,向他说明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其实早已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丧失民心之举,并委婉地提出“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的劝告。我说这些话时,葛

世犹虽然不怎么发表明确的意见,但看得出,他内心是认同的,而且态度越来越明朗。后来,葛世犹在萧山解放的过程中也做了不少工作,对稳定伪职机关工作人员、安定民心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我的耐心工作下,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纷纷作出了弃暗投明的选择。如张汉仙献出一把手枪,支援我党开展地下斗争;汪锡藩在解放后献出了大片住宅,成为萧山有名的开明绅士。

我的活动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他们多次从不同角度试探我,企图摸清我的真实面貌。特务们有时会向我谈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观点,有时会拿几本进步的书籍给我看,以期引起我的回应。我知道特务们的鬼把戏,装出一副态度严肃的模样,斥责他们,终使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细。有一次,几个表面上很要好的特务,突然来到我家,以借书为名到处乱翻乱找,企图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资料。我们做地下工作的都把情报印在脑子里,从不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特务们不仅“白搭”一场,反而使我更加警觉。在特务的众多试探中,有一次我差点上了当。那次他们是这样试探的:汇报室的一名特务悄悄地对我说,他监视的一名共产党嫌疑人员,即将被逮捕归案,还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些问题上做些好事,可为自己留条后路。我一听自己的同志即将遭到逮捕,并有可能惨遭毒手,心如火焚,我怕转告组织后再通知那位同志会来不及转移,想自己直接通知。但再一想,这样做会违反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就马上骑车直奔杭州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后来证实,这是敌人对我设下的又一个圈套。

1949年3月,萧山国民党当局虽然没能抓住把柄,但看我越来越像个共产党。伪县长找个我“行动不轨”的借口,将我开除了公职。

4月下旬,解放军越过长江,对国民党形成风卷残叶之势。萧山的国民党当局成立了许多应变组织,妄图大搞破坏活动。根据党组织指示,我又多次返萧开展工作。此时,伪县长华国谟已畏罪潜逃,几个科长也管不住下面了。因我原先结交下不少“朋友”,因此在萧山伪县政府里面都能自由进出。这个时候,我的身份基本上已半公开了。我向一些政治上无大问题的伪职人员郑重进行了交代,要他们在解放前夕坚守岗位,一定要把国家财产和档案资料等保护好,等待人民的接收。如萧山档案馆有一老一少两名工作人员,年轻的那个思想比较进步,我在之前就经常找他交谈,告诫他要认清形势,不能“以卵击石”等等。这个年轻人果然把全部档案完完整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中。

从1948年8月到第二年3月被除名,我在萧山伪县政府总共“卧底”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段地下工作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危险确实是不少的。

当时,在组织上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不允许地下党员之间有横向联系。我一掌握了什么敌情,就得尽快找自己的上线领导汇报。我的“上面”是杭州的地下党员袁雪道同志和唐向青同志。除了袁雪道同志,杭州的其他党员我是不认识的。在萧山,当时还有一些其他共产党员在做地下工作,但我对他们都是毫不知情的。

我每次向“上面”报告情况都是找一个地方口头汇报。去的较多的是鼓楼、湖滨一带的酒店、茶室,装作老朋友相聚的样子。有时候也装作到影院看电影,电影院人多声杂,比较好隐蔽,一边看电影一边交头接耳,也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因为平时要上班,交通又不便,我们碰头的时间大多约在礼拜天,紧急情况需要汇报的时候,也会临时骑车去杭州。

我做地下工作,家里人是不知道的。由于组织上不能随时联系,因此我碰到很多情况都只能自己作出判断,在伪职机关工作,每天都像在悬崖边行走一样。像上面提到的,我在“汇报室”听说要抓共产党嫌疑人员,连忙向袁雪道同志进行了汇报。但没过几天,组织上就告诫我,国民党特务已经怀疑上我了,要我千万小心,有事情千万不要横向联系,以免影响整个萧山的地下党工作。

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是蛮惊险的。当时萧山保安纵队中有一名士兵政治倾向很明显,而且一点都不藏着掖着,到处想找党组织。他看我有时候的言论似乎有点像共产党,就几次来找我谈,问我能不能介绍他入党。我拿不准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不敢轻举妄动,几次把他挡了回去,并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党组织调查后明确表示,不能接纳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自己在杭州江干区成立了一个组织,搞得声势很大很瞩目,局外人看了都觉得慌兮兮的。有次我携妻子去杭州,路过鼓楼附近时,意外地看到这个人被五花大绑地押着去处决。当时杭州的马路很窄,我们来了近距离的照面。鬼使神差地,这个人见到我,竟然叫了我一声名字,而我也下意识地“哎”了一声。刚说出口,我立马出了身冷汗!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困兽犹斗,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杀一人的时候,要是引起这些押解的国民党警察生疑,我也会被抓起来的。我惊慌万分地扔下妻子,跳上了一辆黄包车,一路快走。等车跑了一段路后,又换了另